

劍川石窟

32992

749

26.32992

03.9

劍川石窟

宋伯胤編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四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1958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7068·30 印数1—2,000

定价: 0.65元

劍川石窟

目 录

記劍川石窟

- 图 一 石鐘寺全景
图 二 石鐘寺第一窟
图 三 第一窟“王者”像头部
图 四 第一窟座前雕像
图 五 第一窟右侧雕像
图 六 第一窟左侧雕像
图 七 石鐘寺第二窟
图 八 第二窟“王者”像
图 九 第二窟左侧雕像
图一〇 第二窟右侧雕像
图一一 石鐘寺第三窟佛像
图一二 石鐘寺第四窟
图一三 第四窟佛像头部
图一四 第四窟佛左侧阿难像
图一五 第四窟佛右侧文殊菩薩像
图一六 文殊菩薩像头部
图一七 文殊菩薩坐象和赶象人
图一八 石鐘寺第五窟
图一九 第五窟中雕像（俗称愁面观音）
图二〇 第五窟窟门装饰
图二一 第五窟左侧小窟雕像旁藏文题字——“唵阿吽”
图二二 第五窟右侧小窟雕像
图二三 石鐘寺第三窟外景

- 图二四 第六窟正中雕像
图二五 第六窟八大明王像
图二六 第六窟多聞天王像
图二七 第六窟窟檐裝飾
图二八 第六窟座上裝飾
图二九 第六窟窟檐斗拱上的汉文題字
图三〇 第六窟窟檐斗拱上的梵文題字
图三一 石鐘寺第七窟
图三二 第七窟菩薩像
图三三 菩薩像头部正面
图三四 菩薩像头部側面
图三五 第七窟壁上藏文題字
图三六 石鐘寺第八窟
图三七 第八窟右壁釋迦佛像
图三八 第八窟右壁佛像(拓本)
图三九 第八窟左壁佛像(拓本)
图四〇 第八窟右側小窟天王像
图四一 第八窟左側小窟天王像
图四二 石鐘寺后的画像
图四三 獅子关区石窟大聖瞿曇口大王及后妃男女像
图四四 獅子关区石窟大王像
图四五 獅子关区石窟元改造像題字刻石
图四六 獅子关上的雕像
图四七 獅子关“波斯国人”像
图四八 沙登村第一地点第一窟佛像
图四九 沙登村第一地点第二窟佛像
图五〇 第一地点第二窟天啓十一年題字刻石
图五一 沙登村第二地点佛像及浮屠
图五二 沙登村第三地点雕像
图五三 第三地点佛及脇侍像
图五四 沙登村第四地点增长天王像
图五五 第四地点多聞天王像
图五六 金华山多聞天王像

記 劍 川 石 窟

石鐘山石窟是我國古代白族人民創造的偉大藝術遺產之一。石鐘山是石寶山的一個支峰，屬老君山脈，橫亘于雲南劍川縣的西南沙溪一帶。明滇人李元陽的中溪家傳彙稿中稱石鐘山為“中山”。乾隆元年（公元1736）甘調元在石鐘寺設館教學，曾刻過一首詩，詩里也說，“假館中山”。現在住在這一帶地方的白族人民，仍稱石鐘山為“灣信子”（Wun¹ Sin¹ Ts¹v），意即中山。

關於石鐘山的石刻，康熙劍川州志（王世貴撰）卷二里說：

“鐘山，石寶山南。其中有石龕、石佛、石獅、石虎、牛、馬。”

同書卷十七，又說：

“鐘山石佛在治西南五十里。山中有石如鐘形，名曰鐘山。崖石錯落，有石人石獸之形。精巧玲瓏，工于雕琢，間有斷指，百竅皆空。”

志書里給我們的材料只有這一點。徐宏祖在明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游旅滇西北時，曾經到過石寶山，但因走錯了路，把石鐘寺忽略過了。他在滇游日記里記下當時的情形：

“從嶺南行二里，峯頭石忽湧起，如獅如象，高者成崖，卑

者为級，穿門踏澗，覺其有異，而不知其即鐘山也”（徐霞客游記卷七）。

李元阳石宝山記对石窟有較詳細記載：

“劍川石宝山，緣崖多石像，有观音，有諸菩薩、石罗汉，皆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剝折之处，又皆空洞如乏骨，乃知其为天成。又省其空洞之穴，皆有鑿痕，反复辨別，莫究端倪。……嘉靖庚寅予与成都修撰升庵楊公愼来游，……樵者指一洞謂予曰，此中石罗汉以百計，榛塞不能入。”

三十年后，即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李元阳重游石宝山，才看到“波斯国人”：

“……車行一里，石上雕一波斯人，虽出人为，然亦前代工也。”

劍川地理略考是一个失去作者姓名的抄本，似为近代人写的乡土教材一类的东西。其中关于石鐘山的石刻，肯定地指出：

“其中石鐘寺，唐代石刻頗多，有图騰时代之生殖器石刻，以至开天辟地之神像，唐代大理国王閣罗鳳、异牟寻等壁像。工艺精巧，頗为考古家之癖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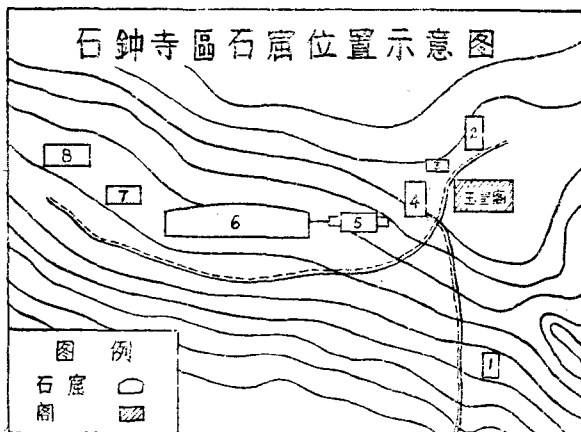
这种意見的根据是什么，还没有考察出来，不过把閣罗鳳这个名字和石刻联系在一起叙述，楊慎雲南山川志（函海本）就有过。他說：

“方丈山在鶴庆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岩下，如方响音。昔蒙閣罗鳳琢观音像于壁，故又名观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劍川石刻中有“南詔王子”，并且能确切知道那一个是“南詔王子閣罗鳳”，那一个是“异牟寻”，在甸头禾和沙溪的广大群众的傳說中是很熟悉的，这一点也值得我們注意。

石鐘山的石刻，以它分布的地点看，可以分做三个地区：石鐘寺区、獅子关区、沙登村区。現在我們首先談談这三个地区的地理上的关系。

沙溪壩子有两个村子，第一个村子叫甸头禾(Tal Tiav)意即“壩子头”，向南一个村子叫沙登，石鐘山就横亘在甸头禾村与沙登村之西。从甸头禾村后上山，西行五里，就到了石鐘寺。石鐘寺側，后方凿有八个石窟，这里我們称之为“石鐘寺区”。从石鐘寺門下坡，至菁底，再爬到正对石鐘寺的小山岭，这个小山岭当地人叫做“獅子关”，这里有石刻四处，我們名之曰“獅子关区”。从沙登村西行，沿着两个小山岭的兩旁，有石刻四处，名之曰“沙登村区”。順着沙登村西的深菁向北走，可以到石鐘寺門口。据说，这是通向石鐘寺的一条古道。我們曾經向这条“古道”探索过，結果发现有用石条鋪成的小桥兩处。因为菁深草密，無法前进，只好中途停止了。



(一) 石鐘寺区

石鐘寺区共有八窟，

第一窟：窟高1.34米，寬1.70米。窟正中雕一“王者”坐像。坐像左近側雕侍者像二人，右近側雕三人，左、右前側各雕文吏一人，座前雕一人，共計九人。

这个窟的外檐，雕成三重。窟門作圓拱形，門周用連珠紋圍成，兩側划出磚砌的樣子。窟內雕一平座，九个人像就安置在这个座上。平座没有什么裝飾，仅前方有后人随意刻划的字迹兩处：一处横刻“山高水长”四字，一处直刻“隆德（？）七年宾川人李成德游此”。

“王者”着圓領寬袖偏襟长袍，袖手坐在椅上。椅背上部刻作橢圓狀，兩端伸出龙头。椅后树一屏障，屏障周圍阴綫刻葉狀紋。像前雕一童子盘足坐雲座上，右手举一蓮座，座上中間陈設的似为一炉，其左葡萄一盘，其右桃子一盘。

“王者”左近側雕一侍者像，双手捧一盒狀物，身微前傾。他的身后，站一人，手持巾狀物。右手执一藤杖，約兩人高，杖头鑲有蓮瓣形的箍狀物。右近側一人左手执一劍，右手上举至肩部，紧握着一卷書冊一类的东西。他的身后站一人，左手前伸，握一壺形器物。这件壺形器口部侈張，細頸，下腹肥大，底部有蓮瓣紋。右手上举二物，一件是橢圓形的短把扇狀物，一件是麈尾。其右侧雕一人，双手抱一曲首长劍，劍的曲首部分雕成兽头，鞘上雕着一道道直綫紋。

王者像左、右前側相对地雕文吏坐像各一，狀甚严肃。

窟內王者像左侧有題榜二，右侧有題榜一，均作长方形。其中左侧正面一个的外周阴綫雕出卷雲紋。榜內都沒有

刻字，仅左侧文吏上方一个题榜内，有墨笔书写的字迹，现在隐约可见“……开光（？）永年”四字。右侧窟壁上，有后人用墨笔草书“永历戊戌……”等字（按永历戊戌即永历十三年，公元1658年）。

第二窟：窟高1.37米。窟的外檐亦雕作三重：第一重雕瓣状花纹，第二重雕连珠纹；第三重雕垂幛纹。其下雕出半卷的幛幔。窟门两侧周边和第一窟一样，亦雕着连珠纹。

窟内雕一石座，座上置一椅，椅背上雕有靠垫，椅两端雕二龙首。椅后列有屏障。屏周雕连珠纹，中间相对地雕着连续的弓形纹和日月图象。屏上窟壁上，雕一四爪龙，状甚生动。椅前雕一狮一虎，相背蹲伏。王者坐椅上，袍服与第一窟相同，只是冠上的装饰更见华丽，和“张胜温画卷”中的“利贞皇帝驪信画”的“龙冠”完全相同。同样地他们的帽带也都是系在颈下，可惜王者像的面部已部分损坏了。

王者像的左侧雕有六人：站在最前列，靠近王者的一人，头部已毁，左手握剑，右手置胸前，似持一物。他的身后右方，站一童子，左手抱一剑。童子身后一人，靠近屏障，右手执执扇。执扇的样式和前面提到的画卷上的也极相似。他的左侧，雕着三个武士，均执大旗。

右侧雕有七人：靠近屏障处一人手执执扇，二武士执旗。前方靠近王者像的地方雕一人，头部亦毁，右手持一长剑，左手把绶带上。他的背后雕一人，手持一物，已毁。右后方雕一坐像，左手执念珠一串，右手作数珠状，头部亦被毁。坐像背后雕一曲柄伞。旁有一人，侧身前行，双手捧一长颈瓶状物，瓶底雕莲瓣座。

王者像的左右前侧，和第一窟一样，也相对地雕着文吏

坐像，面部均毀。

窟外右側崖上，凿有題榜，似曾刻有字迹，但已模糊得不能辨認，隱約可見的只有一个“當”字。

第三窟：窟高1.49米，寬1.19米，雕佛像一尊趺坐蓮座上，兩足踏二小蓮座，有七星圓形佛光，上有黑、白、紅三色彩繪痕迹。

佛光左側窟壁有后人題字兩处：一处墨笔写：“宣光三年三月十五日，□蒙鎮撫□知事□实到此”（按：宣光系北元年号，三年即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一处墨笔写：

“至元六年四月十一日大理□朱福順到此”（按：至元六年，一系惠宗年号，即公元1340年，一系世祖年号，当南宋咸淳五年，即公元1269年）。

第四窟：窟高2.25米，寬2.01米，雕坐佛一尊，身稍前傾，偏袒右肩，赤足踏二蓮座，背有佛光。左側佛光已全部雕成，右側部分用墨笔繪出尚未开雕，墨迹犹历历可辨。

佛光左右雕阿难、迦葉二身。阿难面部，用墨笔繪出眉目，尚未雕。其前雕文殊、普賢菩薩。右側文殊菩薩趺坐蓮座，座置象身上。一童子赤足在象后側，双手执一棒狀物，高举至象耳部，身稍前屈，作随象前进的样子。象額部及蓮座前部均毀。左側普賢菩薩仅胸部以上完整，其下均被毀。

第五窟：窟下雕一座，高0.518米，兩隅雕二力士，举手扶座，一足下踏至地，一足后跪，看起来好像是不胜重負似的。手足都有筋肉暴起的感覺，面部已模糊不清。

窟的兩側雕二圓柱，覆蓮柱础，柱中央雕仰覆蓮。柱頂雕雲头，布置得很規矩。額枋上架斗栱。右柱外側后方刻有“至正元年正月”六字，接着又刻：“楊純、施思成、王

甫、楊×、許、張受海、楊鎮、董大明、王大、陈芳、施保（？）山嘉清”等字。

窟内后壁，凿成山岩状，上方雕出日、月、云朵，山崖上雕有小径，有佛龕，有塔，有持杖的长者，有抱琴的乐师，有步行上山的樵夫，有入山修道的苦行者，有童子，有仙鹤，有猴子等等。正中列一巨石，一罗汉跌坐石上，右手置胸前，左手执扇。衣服原是着色的，现在还可隐约看到一些红色斑点。

罗汉像的前左侧雕一石座，一人着草鞋，左足置右膝上，左手前伸，握书阅读，可惜上半身全毁了。前右侧亦雕一人端坐石座上，上半身也被毁。这个窟的左、右两柱外侧，各雕一小窟。

左侧小窟作圆拱状，正中雕菩萨像，左右雕二供养人。佛光右侧窟壁上用粉写藏文一行，即“唵呵吽”三字。右侧小窟正中雕菩萨像，右手捧钵，左手执杨柳，左右二供养人，上身均毁。

第六窟：窟长11.636米。窟后壁凿方柱六，界为五间。柱高2.226米。素柱础，柱中部距柱础0.899米处，雕有花纹。右起第一、二、六柱上的这种花纹还未雕出。柱头施额枋斗拱，坐斗雕作莲瓣。有的只是把莲瓣画出，还没有开雕。

正中第三、第四柱之间，后壁凿成圆拱形。雕释迦佛一尊，左右雕阿难、迦叶二身立像，均尚完整。佛光左右侧有二题榜，墨笔写“是無上咒是無等咒”、“泛淡祥光泛淡慈光”。左右四间，分雕八大明王，现在可以看见的题榜有“大圣西北方大笑明王”、“大圣西方馬头明王”、“大圣西南方大

輪明王”、“大聖南方無能勝明王”、“大聖北方步擲明王”、“大聖東北方不動尊明王”等，均為後人所寫。八大明王殘缺處甚多，有修補痕迹。

八大明王的左右兩側，雕多聞天王、增長天王像。像高1.77米，亦有修補痕迹。

以上除多聞天王和增長天王二像外，均被雕在一長石座上。座高1.40米，分做三層。底層分做長方形的格子，界以雕花方柱，格子里浮雕龍、虎、牛等動物。中間一層亦分做長方形的格子，界以雕花圓柱，每格內作畫門，中間雕花瓣，其上雕仰蓮，最上一層雕卷雲紋。

另外，這個窟內還有許多題字：“至元六年四月十一日馬文彬到此”、“浪詔馬泰來于永曆壬辰歲游書”、“鶴川知府□師永樂七年高保”等和梵文題字一行。這個窟外蓋有瓦房。

第七窟：窟長12.05米。雕菩薩坐像，高1.52米，左手捧鉢置膝上，右手上舉，似執一物，因毀不可辨認。胸前被挖小長方形洞。座高0.884米，分作兩層，下層凿成長方形格子，界以豎鈴形柱，上層雕成蓮華座。左右雕二供養人，高1.525米，左立的双手捧一瓶，右立的捧一盒，均尚完整。

佛光右上側窟壁有粉書藏文五行。

窟極西端，靠近第六窟外牆附近有殘石柱一，柱础作蓮瓣狀，柱高1.525米，中部被打剝掉。距此殘柱東0.64米处，又殘存一石柱础。附近窟壁上刻有“永樂丙申年重造”、“天下第一福地”等字。

第八窟：分做上、下兩層。上層凿四窟，窟門均作圓拱形。正中一窟高0.915米，寬0.64米，深0.7米。窟中雕一仰

蓮座，前部剝損。座上雕一椎狀物，椎狀物与窟壁相接处的兩側，留有很清楚的凿痕。正面中間凿一深槽；深槽兩側有一道一道的打凿痕迹。这个雕品，傳是“女生殖器”。据我观察，虽不敢肯定不是，但有兩点怀疑：第一，它不是原来就雕成的，很可能是蓮座上的雕物被人打凿掉以后的結果；第二，若果它是原来雕成的一个極有意义的崇拜物，那末为什么要把崇拜物雕得这样粗糙，把崇拜物的座子、石窟兩壁以及窟外的裝飾又雕得那样細致，这是不可理解的。

这个窟内左、右兩側壁上，平雕釋迦佛像二尊。佛光兩側題榜都沒有刻字。

窟門外上方雕一长方形空額。額周雕着十分美丽的花紋。額上有用墨笔写的字迹，字很恭整。隱約可見，字凡九行：

盛德四年作□已□□八月三日記子

……望□元盡后……

……福田無……窮……於……万……

……上□帝……天王……言……

……其造像□……

……師……仏……情……

……渡回……

……遺蘭

盛德系大理国国王段智兴的年号。四年当为己亥，即公元1179年（南宋淳熙六年）。这比大理国描工張胜温绘的“画卷”还要早一年（按画卷作于盛德五年）。这个发现是这次調查中的一个重大收获。现在这九行題字的上面，有后人刻的“天西（？）”二字。

这个窟的右侧窟内，雕一天王像，面、手均毁。左侧二窟，一雕天王像，面、手亦毁。另一窟正中雕佛一尊，有二题榜亦未雕。

下层凿五窟，偏西一窟较小，雕一塔。其右一窟，雕文吏模样的坐像，面、手均毁。再右一窟雕一人侧身坐，左足盘右膝上，手中似执一物，上半身毁。再右一窟雕佛一尊，趺坐莲华座上，头部毁。最东一窟雕一人正襟危坐，足、头部毁。

石钟寺区八窟的内容大致就是这样的。在这一地区内，我們还有一个新的发现。前面说过，石钟寺后有一巨石形如钟，它的东侧就是第一窟。我们从第二窟前的杂草野树中绕到巨石的西侧，就发现巨石的西侧也被开凿成一个长方窟的规模，爬上这个长方窟，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窟的后壁上并排地画着五个立像。这五个立像的服饰全是一个样式：头戴方形帽，帽后飘带下垂及地，双手置胸前，好像捧着一件什么东西。足着长靴，身后有佛光，面部模糊。身周绘有六个“圆饼”，其中有两块隐约看出写着“春”和“西”字。画像用色鲜明，现在还可看出有红、蓝、白三种颜色。

此外，这一地区内还有明、清人题诗数处，与研究石窟历史艺术关系不大，不在此抄录了。

(二) 狮子关区

狮子关区有石刻三处，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所发现的一个新石窟。

我们在沙溪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在一个座谈会上，听农会会长说狮子关过来还有一个石窟，他上山打柴常常看

到。于是我们就中止了行期，第二天一早跟他再爬上山去。在离开獅子关南去約二十步的半山腰里，凿有一个石窟，窟上复一巨石作檐，窟前凿有1.5米的台阶，下面就是絕壁。因为过去到过这个窟的人很少，所以它的附近全长着一人多高的小树杂草，若果没人引导很难发现。

这个窟长1.235米，高0.595米，它的位置正对着石鐘寺。

窟内雕一长座，座后列一屏障，屏障上繪紅、綠色帳幔，中間留有高19厘米、长20厘米的題榜，刻字四行：

大聖聖闍闍口

大王及后妃男女

從者等尊容元

改造像昌寧記之

笔划内填有黑色。

座上雕有五像：右端王者坐像，袖手执笏，衣上涂黄色，头戴黑色高冠，冠的样式与石鐘寺区第一、二窟所見者極為相似，冠頂毀，王者留滿腮鬚。左端雕后妃坐像，袖手端坐，衣着綠色，戴蓮华冠。

王者与后妃像中間雕一童子盘膝坐，上身裸，左手置膝上，右手上举，似持一物。后妃像左側雕一女孩像，蓄长髮，袖手，衣上有用墨笔繪就的小花朵六处，尙未雕出。王者像右側雕一男孩像。

座前雕一案，上鋪紅色“案裙”，陈設着三件帶盖的器皿。

屏障左右兩角，雕有二“圓餅”。右側“圓餅”上用墨笔画一树，左側画一鳥，均未雕。

座左雕一女侍者，双手紧握一物。座右雕男侍者，腰系黄色带，带上有用墨笔画成的花纹，未雕，左手执书卷，右手执笔。

另外，我们在女侍者像的外侧壁上隐约看到一处画像，内容是画着一武士骑马奔驰，武士手中执一执扇，惜太模糊，无法拍照。

狮子关附近的石刻还有两处，一刻在狮子关的峭壁上，一刻在从狮子关下来去石钟寺的路旁巨石上。这个巨石上刻一人，旁鐫“波斯国人”四字。

(三) 沙登村区

“沙登”古名“沙退”，云南弥渡小学杨延福同志告诉我，他在江长坪村背后发现了一块隆庆元年（公元1567）的墓碑，上面还刻着“鹤庆军民府剑川州沙退乡”等字。这一点对我们研究沙登村后的石刻有关系。

沙登村后的石刻，分四个地点。

第一地点在沙登村后一里许，俗称“金鸡栖石”。石刻分做上下二层。下层凿有四窟，第一窟雕佛一尊，趺坐莲华座上，窟壁绘有佛光，部分着绿色。坐像高1.067米，面、手、足均有损伤。

第二窟雕佛二尊，一高1.037米，端坐石座上，赤足踏一莲华座，手、足有损伤。一佛趺坐莲华座上，高0.488米。莲华座下有一题额，额长0.396米，高0.67米，刻字十一行，全文如下：

沙退附尚邑

三跋白張僇

龍妻盛夢和
男龍慶龍君
龍世龍家龍
千等有善回
緣敬造弥勒
仏阿弥陀仏
国王天啓十
一年七月廿
五日題記

天啓系南詔王丰佑的年号，十一年相当唐武宗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

第三窟雕佛一尊，高1.067米，身后繪有佛光，今可辨認出的有紅、綠二色。

第四窟雕菩薩立像，左手执瓶，右手执楊柳，面部有损伤。窟下平雕一天王像，全身甲冑，現在只能看見一个十分模糊的輪廓。

上层凿有四窟。雕像矮小体肥，衣着綠色，雕得較粗。

第二地点在第一地点北半里許的路旁一巨石上，窟中雕佛一尊，高0.61米，背有着色佛光。右下側墨笔画一立像，是先在石上涂一层白粉，再用墨笔画像，然后再雕。这个立像的画工甚精。現在还可以隱約看出头后有佛光，手中持杖，着长衣，衣褶自然下垂。上方墨笔題“南無□□光仏”六字。左下側仅仅是在石上刷了一层白粉，还没有画出像来。正窟左右各雕浮屠四座，样式、級数不同，但每級都凿有一龕。这八个浮屠仅仅刻出一个輪廓，尙未雕完。另外，正窟左側还有題記一处，字迹剝蝕得很，現在大致認得的有：